

【散文組第三名】

成大七七大不可思議

作者：醫六 反閻羅王聯盟盟主

「喂！你有沒有聽說過『成大醫院的七七大不可思議』？」

他，是開刀房的暴君。

狂霸的刀鋒在胃部長了腫瘤的病人肚子裡高速的翻攪，一大堆瑰紅斑斑的魔物吸哩呼嚕的被CR學長仔細的清洗出來。

已經四個小時了，火爆的張仍全神貫注的奮鬥。細心的CR學長已經悄悄的把笨手笨腳的Intern學姊偷偷換下，新手上路的刷手護士也改由老練的阿長級學姊接手，就連平常喜歡開玩笑的麻姐都識相的關上音樂。大家都有個默契，知道老大現在的心情價值已經到達最高點，只要一個鼻屎大小的風吹草動，殘暴的龍捲風一定會把你砍殺的比腫瘤細胞還難看。

在那充滿殺氣和血腥味的無菌空間，真是陳悶到不行，如果這時候有一位Clerk，昨天晚上還跟有點躁鬱症的住院病人爲了住院病歷而問到三更半夜，那鐵定昏昏欲睡，比上了麻藥還熟。



偷種的，只要你用Clerk的身分登入，那病毒就會發作，把你檔案裡面的一些東西改掉。「我回答的漂漂亮亮，自信滿滿的點點頭。」

「那『十二樓醫師休息室的屍臭味』呢？」背後忽然傳來聲音嚇了我一跳。原來是隔壁開刀房的「房花」翠妹，在十二金釵的排名裡還比小梅前面的她偷跑過來「傳說有位重度憂鬱症的住院醫師在那間休息室上吊自殺，從此那間房間就一直瀰漫著濃濃的屍臭味，不管是用除臭劑、芳香劑，甚至找工人刷油漆刷了很多次，都還是掩蓋不住那令人作嘔的屍臭味。」

臭劑、芳香劑，甚至找工人刷油漆刷了很多次，都還是掩蓋不住那令人作嘔的屍臭味。」

「對呀！後來是他太太把生前他最喜歡吃的蘋果放在休息室裡，味道才散去的，你說你說，玄不玄？」怎麼？我們討論的太大聲了嗎？連正在刷手的Intern佳姐都跑來了。

「那一件事可真是一個大工程！我和阿良等等一大票人去那裡搜尋了三四個月，終於在沙發找到一種『夏天老虎黴菌』，會取名夏

而我就是那倒楣鬼。
好心的流動護士小英，趁著我那油膩膩的臉

快搖搖晃晃的吻到無菌區的第一時間內，硬把我拉出來，偷偷的問我一句：「喂！你有沒有聽說過『成大醫院的七七大不可思議』？」

身材高挑，長相可愛的小英是成大醫院「十二金釵」之一，不過我個人主觀認爲她，那甜死人不償命的笑容可以和十二金釵之首，「狀元花」阿珮披敵。雖然她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很好聞，不過我確信自己的Coma score會從5分瞬間回到2分的原因是她講的那光怪離奇的話題：「成大醫院的七七大不可思議」

說起來當個平凡人真的很悲哀，沒有像藝人那樣擁有被鎂光燈照的閃亮亮、亮晶晶的人生，就只能靠著這些憑空想像的東西來給一成不變的苦悶生活注入一點點趣味，我想這也是爲什麼人人喊打的壹週刊和蘋果日報依舊是暢銷榜第一名的原因吧。成大醫院，從我國小開始

天老虎是因爲這黴菌的味道和夏天天氣熱，老虎流汗的時候腋下所散發出來的狐臭一樣。要是不知情的人聞了，會和屍臭味還蠻像的。而這種菌只要長了，就很頑固的狂繁殖，用多強的殺菌藥都殺他們不死。不過他們也不是天下無敵，只要遇到蘋果內的一種酵素破壞孢子分裂生殖，很快就死光光了。「我毫不留情的拆穿第一個不可思議。」

「血腥的鳳凰花」就沒辦法解釋吧！只要鳳凰花落在機車的坐墊上，那車子的主人就會遇到血光之災，之前收衣服的猛哥就是這樣啊！「小英不甘示弱的說。

嚇！猛哥那次車禍真的很誇張，那時候我在急診室見到他的時候，根本認不出他。血和肉通通胡亂在一起，全身上下的骨頭都狂亂的穿刺出來。後來是靠著台灣骨科界的扛霸子「成大接骨七刀」七位骨科主治醫師馬拉松式的接力上刀，輸了台南市所有血庫的血，耗費三天三夜才把猛哥硬是從鬼門關拖回來。不過你要是坐過猛哥的車一次，你就會對他霸氣十足、不要命的開車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實在很難跟一朵小小的鳳凰花搭上什麼關係。

「那麼，『紅衣女孩』呢？」歲數進入

就跟著老爸在裡面四處啪啪走的後花園，這裡的一花一草都再熟悉不過，怎麼才去台中唸了個大學回來，就突然有了七七大不可思議？

「皮膚科裡會跟Clerk惡作劇的印表機，它R、CR來印就不會這樣。」小英那清麗的臉龐，水靈的大眼睛瞪著我，看的我全身不自在。「有一次查房還搞的主任看完病歷後，大發雷霆，把一位Clerk學妹罵的淚流滿面，差點鬧著要上吊哩！」

只要發現是Clerk要來印報告或是病歷，就會在裡面的數據或是字詞上偷改的亂七八糟，奇怪的是同樣的檔案給Intern、Young R、CR來印就不會這樣。「小英那清麗的臉龐，水靈的大眼睛瞪著我，看的我全身不自在。「有一次查房還搞的主任看完病歷後，大發雷霆，把一位Clerk學妹罵的淚流滿面，差點鬧著要上吊哩！」

「那件事我有找駭客級的小黃幫忙，知道電腦裡面有個『惡搞克拉克無罪病毒』，是之前一位調皮的皮膚科學長偷

不惑之年的肥胖阿長走過，留下一個令人心寒的問號，同一個時間，我週遭的譏哩呱呱八卦團突然噤聲，膽小的翠妹甚至嚇的哭了出來。
我在醫院的餐廳吃著好吃的「食神吃了也流淚之超豪華菲力牛排蓋飯」，一直苦思著成大醫院七七大不可思議當中最令人詭異的不可思議：紅衣女孩。

主要負責地下餐廳裡吃喝的年輕夫婦都是廚師，男的叫「哭泣食神」，女的叫「花媽咪」。
之所以會叫做「哭泣食神」原因無他，就在他那無懈可擊的三流廚藝常常讓顧客難吃到「哭爸(台語)」。要不是他對每道菜都要求絕對低廉和物大便是美的堅持還吸引一些不怕死的窮醫生護士前來填飽肚子，否則早就關門大吉了。

雖然人稱「花媽咪」，但是她沒有長的像卡通「我們這一家」裡的花媽媽一樣好笑，反而是擁又黛安娜王妃般清新脫俗的美貌。美麗的她曾經是五星級大飯店爭相爭取的大總舖師，出國留學足跡踏遍法國到義大利，從日本拜師學藝到中國，華麗無比的好手藝加上她豐沛的情感，使的菜色更是千變萬化、更讓吃饕客們滿心期待的明日之星，和「哭泣食神」成了

學獎

諷刺般的強烈對比。
的人感動到流淚，使她炫風似的在廚師界
打開知名度，成為饕客們滿心期待的明日
之星，和「哭泣食神」成了諷刺般的強烈
對比。
前幾年「花媽咪」由炫風似的消失引退，
在這公家醫院裡陪著「哭泣食神」經營這
慘澹的餐廳。他們倆是怎麼邂逅、戀愛、
相惜，到最後步上紅毯的另一端，這一切
的故事了。

我曾經問「花媽咪」，為什麼
不讓手藝無敵的她來掌廚，一
定可以讓這惡名昭彰的餐廳逃
離貧窮。「花媽咪」總是甜蜜
的微笑：「你不懂，他是廚藝
界百年難得一見的藝術家，總
有一天，他的菜會達到無與倫
比的境地。」我聽不懂，我遠
遠看著廚房裡的食神那眉頭深
鎖的憂鬱眼神，抽著快要到煙屁股的七星
煙，看來是有那麼一點藝術家的氣質。當
他淡淡的對著鍋裡的咖哩嘆氣的時候，我
知道那一整鍋的咖哩完了。
當然，我身為這家餐廳的老顧客，就知道
一些門路可以避免讓自己的味蕾接受「哭
泣食神」的茶毒，不過想要有「花媽咪親
手調製料理」的VIP級享受，需要背對她
每一道料理的名字。偏偏想像力豐富的
「花媽咪」所取的菜名又是天馬行空的



長，你很容易背錯，到頭來她連一杯白
開水都不給你。
喔！怎麼好像離題了。總之，我在吃著
「花媽咪」所煮的好吃到要掉渣的蓋
飯，一邊整理著從醫院裡所收集得來大
大小小關於「紅衣女孩」的傳聞。
身穿豔紅色洋裝的小女孩，更突顯出女
孩那毫無血色的慘白肌膚。頭上綁著兩
條烏溜溜的辮子，伴隨著清脆響亮的笑
聲和腳步聲，在空盪盪的成大醫院裡，

越夜越詭異。「紅衣女孩」曾經出沒在
陽明山山區，充滿極度惡意與怨念的清
脆笑聲迅速瀰漫全台各大山脈，成為當
時山難的最佳代言人與親善大使。「紅
衣女孩」是那個年代的人都略知一二，
讓全台灣都毛骨悚然的超惡鬼傳說。
那毫無血色的慘白肌膚。頭上綁著兩條
烏溜溜的辮子，伴隨著清脆響亮的笑聲
和腳步聲，在空盪盪的成大醫院裡，越
夜越詭異。「紅衣女孩」曾經出沒在陽

明山山區，充滿
極度惡意與怨念的清脆
笑聲迅速瀰漫全台各大
山脈，成為當時山難的
最佳代言人與親善大
使。「紅衣女孩」是那個年
代的人都略知一二，讓全台
灣都毛骨悚然的超惡
鬼傳說。
已經有很多值大夜班的
護士小姐、幫忙送文
件血液的阿姨阿伯、還有
一大堆一到午夜就近乎精
神耗弱的住院醫師、
intern，都曾經被這女孩似笑
非笑的臉龐和鬼魅般無法捉
摸的行蹤給嚇的頭皮發麻，
連做好幾天的惡夢。

「晚上我就在幫一個老爺爺換完藥，
才一個轉身到換藥車上拿紗布，就看
到她站在床邊，兩顆大眼睛就這樣瞪
著我直笑，嚇的我奪門而出，大叫救
命！」在內科普通病房內忙裡忙外的
護士文文說。
「一個急診刀開到快要午夜十二點才結
束，踢了鐵門想要從污走道回休息室睡
覺，就看他站在走道旁的刷手台專心的

玩清潔液，一聽到有人聲，就慢慢往我這
邊轉過頭來，喔！我的天！那詭異的冷笑
到現在我都還會起雞皮疙瘩！」泌尿科的
明日之星蘇學長講的跟開刀一樣乾淨俐
落。
「晚上我清點完藥劑部的所有藥品以後，
正準備要關門回家，就在那領藥櫃檯前的
椅子上，看到一個紅衣女孩靜靜的坐著，
詭異的朝著我一直微笑。」剛來藥劑部的
藥師狐姨指著椅子現在正坐著一位一直在
微笑的老阿媽。」回憶著。

「早上跟門診把聽診器忘在診間裡，晚上
跑下去拿的時候，就聽到二樓小兒科的遊
戲間有唏唏嘩嘩的聲音，走過去一瞧，就
看到她乖乖的坐在沙發上看卡通小叮噠！
就在她準備要轉頭過來的時候，我沒命的
衝上樓了！也忘了去找什麼聽診器啦！」
豪爽的阿砲學長在stair講這段驚悚的經
歷講的很瀟灑，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到
現在還是心悸由存。
從各層樓的普通病房到加護病房，跑跳在
大大小小的迴廊上，穿梭在洗腎中心、病
理實驗室、病歷室、和遊戲間，就連門禁
森嚴的燒燙傷中心、開刀房到層層機關鐵
門保護的放射科、超音波室、和核醫影像
中心，一入夜，這小女孩就如入無人之
境，如鬼魅般四處留下驚悚的鬼怪傳說。
這是我怎麼也想不透的事情。

照理來說，醫院本身是一個擁有很多高科
技醫療器材和嚴加保護病人隱私與安全的
地方，所以在各個地方都設有層層的關
卡，別說普通人妄想要進去到此一遊，就
連別科部的主治醫師想要進來，都要按門

鈴請裡面的小姐開門。
如果紅衣女孩是一個在平凡普通不過
的小朋友(身為無神
論者的我，向來不相信什麼鬼怪妖精
的東西)，她是如何辦到的？萬能鑰
匙？去哪裡幹到的？
我決定找我們醫院的「key-man」鑰匙
人，張爸。

張爸是個早出晚歸的平凡老頭子，每
天一大早，天空才濛濛亮，就帶著一
大串的鑰匙，叮叮噹噹的，打開醫院
裡面大大小小的門。直到下午五點，
等大家都下班回家，才又拖著慢吞吞
的步伐，叮叮噹噹的，把醫院裡面大
大小小的門鎖上。
找了一天，我站在醫院二樓的遊戲室
前面堵他來開門。
寒冬的早晨連陽光照過來都還會打哆
嗦，不知道從何處吹來刺骨的晨風持
續不斷的摧殘我疲憊不堪的軀殼。一
咕嚕，喝下「二賣的雖然甜膩膩但是熱
呼呼的咖啡，繼續等待張爸。
唉！有點後悔在開刀房和小英她們賭
氣，臭屁什麼紅衣女孩是無稽之談，
當時的誇下海口，結果落的我現在站
在這裡受寒受凍的下場。心裡面一個
不高興，伸手去抓了遊戲間大門的門
把，唉唷！好冰喔！門鎖的死死的。
遠遠的，聽到鏗鏘鏘鏘的聲音，張爸
臉上掛著厚重的老花眼鏡，正在手上
搜尋著鑰匙呢！我走上前去，跟他輕
飄飄的打了一聲招呼：「張爸！早
安！」

「安！」
「唷！什麼風把你吹來啦！來這裡做

什麼？」張爸不愧是在醫院打滾多年的老員
工，了解我們這些底層的白袍人這個時候大
都為了整理病歷和報告來等待主治醫師查房
或是主持晨會。為了避免在病房或是討論室
被電的亮晶晶，常常是忙的人仰馬翻、昏
天暗地，沒有人會有那美國時間來門診、
遊戲室這裡閒逛散步的。

「一些事情，想找張爸聊天而已。」好
在最近沒什麼新的病人住院，我不急著回
到會議室準備晨會報告。看著張爸熟練的
在手上拿起一把鑰匙，準備開小兒科門診
部的大門，鑰匙一插，一轉，門很輕易的
就打開了。
「喝呵！賣假！想要講中午來警衛室跟
我一起泡茶一起講就好了啊！幹嘛這麼
費工夫還特地來這邊堵我！」把開完的
鑰匙收進口袋裡，張爸轉頭準備開我後
面遊戲室的大門。
「這裡的門都像這樣一直關著的
嗎？」我問的同時，也讓出不小的空
間給肥胖的張爸開門。

「對呀！這間遊戲室裡面有貴重的
錄放影機和液晶螢幕，不鎖起來，
等著被偷啊！」張爸依舊熟練的拿
出鑰匙，插，轉，門沒有開。張爸
懊惱的皺起眉頭，鑰匙拿錯了。
「可是我已經聽很多人說過，晚
上會有穿紅衣服的女孩來這裡玩
呢！你知不知道這件事？」看
著張爸拿起另一把鑰匙，

學獎

插，轉，門還是沒開。鑰匙又拿錯了。
「哈！恁爸來這裡已經十幾年啦！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這種妖魔鬼怪的東西，你們當醫師的也會相信喔！哈！哈！哈！」張爸調了調眼鏡，心想會找錯鑰匙兩次，這倒是十幾年來的第一次。

「所以你沒看到過那紅衣女孩。」我幫張爸打開走廊上的電燈，才發現張爸滿頭大汗，連他身上的白襯衫都濕成透明色，裡面無袖內衣若隱若現。

「沒看過。」這次他把第三根鑰匙拿到眼前仔細的瞧清楚。

「一次也沒有？」我看著張爸下定決心，插，轉，門終於開了。

「門都鎖著，那丫頭能酸去哪裡？」張爸自信滿滿的點點頭，收起鑰匙，準備往前繼續開門。「下次想要泡茶聊天再來警衛室，看診的時間快到了，我還有很多地方的門沒開呢！」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有很多地方的門沒開呢！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負責保管遊戲室裡所有卡通錄影帶的虎媽媽是我第二個調查對象，當我仔細檢查了虎媽媽所拿出來的小叮噹錄影帶，我發現到的確有幾捲錄影帶沒有倒轉到前頭。虎媽媽也覺得奇怪，因為她在五點下班之前，都會把今天放過的錄影帶倒轉回去，之後才會收好放到櫃子上的。

「有人晚上拿下來看過。」這是我整理出來的想法，而那妖魅般的紅衣女孩無疑是

頭號的嫌疑犯。

到目前為止看來，很明顯的出現了矛盾與衝突。包括阿砲學長在內有很多人都曾經親眼看到紅衣女孩在遊戲室裡面，虎媽媽也確認有人晚上會經過過裡面的卡通錄影帶。然而，掌管鑰匙的張爸卻再三跟我保證，這遊戲室的門從下午五點到隔天早上七點都是鎖著的，早上我也親自確認過，遊戲室的門是鎖著的。

連隻老鼠都跑不進去的密室，一個再平凡普通不過的女孩，不會哈利波特的穿牆術，也沒有小叮噹的任意門，怎麼還能在裡面看卡通！？調查到這裡，即



使你滿心的

不甘願，還是不得不承認，這女孩極有可能是隻女鬼。

女孩極有可能是隻女鬼。

醫院擁有最先進的隔離技術，現在就算來了個SARS也能從容對付。但是「人間三害」謠言、八卦和誹聞卻擁有比病毒、細菌還要強大的穿透力，加上異常可怕的突變功能，一下子，

地點，也依然可以確定他們的不在場證明，而來證實他們說的都是假的。你要我怎麼相信，一個正在刀房上刀的學長，說他會看到紅衣女孩在樓下的「二喝咖啡哩？」

不過還是有許多傳聞在經過長期的傳播，時間和地點都變的模糊不清(大都變成「很久以前，成大醫院某個地方：」這樣起頭的傳聞)。我花了很多的時間仔細比對每位目擊者的值班表、執勤簿、打卡紀錄本，如果是警衛巡視或是員工大叔、阿姨們送隔離衣、餐點、病歷、檢體的話，還要再參考他們的路線圖來核對這些傳言的真假虛實。

終於，再經過一兩個月的整理歸納，找到紅衣女孩大概出現的時間和地點。星期五晚上十點，沒錯，地點就是那詭異的遊戲室。

醫院一進入了深夜，很多走廊上的白日燈都會關起來，只剩下一些相隔甚遠的安全門指示燈，青綠綠的閃爍著如鬼火般微弱的燈光。如果在夏季冷氣再開的更強一些，那種陰森森的氛圍就營造的更淋漓盡致了。

星期五晚上九點半，糟糕！我什麼不好選，竟然選了個黑色星期五的十三號！真他媽的出師不利：(一個苦笑)。我分析好二樓的建築結構，偷偷摸摸的走在醫院二樓走廊上，刻意到走廊盡頭的轉角處躲了起來。從這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遊戲室的門口。等一個紅衣女孩。腦海裡閃過好多好恐怖又血腥的鬼怪

整個醫院都傳開了。

大家都知道有個傻不隆冬的嫩克拉克去調查紅衣女孩的事情，結果沒查出什麼所以然來。「紅衣女孩真的是鬼！」這樣不可思議的怪談就這麼大辣辣的、幾近羞辱般的真實存在，在這號稱人類科學最極致最前線的聖殿，醫院裡面。

這對身為「科學無敵」基本教義派的我來說，是人生中的一大挫敗。

不過別急著認輸，我的調查工作還沒完呢！

我決定使出最終極的奧義，當面去堵她，紅衣女孩。

不過在我抓到她之前還是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

首先，我當然就是要精確的知道紅衣女孩最常出沒的地點和時間。不過在這之前，我必須一樓一樓的搜尋醫院裡面各式各樣，千奇百怪關於紅衣女孩的傳聞，這就已經是相當繁雜累人的大工程。其中，有超過一半的傳聞中間經過太多人的口對耳傳播，很多內容都有憑著傳播者天馬行空、胡亂想像的字句章節在裡面。

電影情節，搞的地上滿是我掉的雞皮疙瘩。

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搞的我疑神疑鬼半天，抖抖身，從白袍裡面拿出「乳加巧克力來啃。心情，因為巧克力扎實黏蜜的甜，而稍稍平靜下來。

這時候，我看到了，嬌小瘦弱的搖曳黑影，接著聽到了，清脆的腳步聲。

沒錯，等了這麼久，我們的主人翁，紅衣女孩，終於登上舞台了。

稍有的在電視增長常識的人都知道，傳說中的靈界朋友通常都是沒有影子的。所以當我看到了黑影，心裡那毛毛的部分就消失了一大半。緊接著，看到紅衣女孩的臉龐，我從這邊遠遠著看，看不清楚，不過依稀的輪廓的確如醫院裡面的人所說的，面無血色，似笑非笑，加上她那兩條烏溜溜的辮子，彷彿是東瀛電影裡的鬼娃娃花子從大銀幕中活生生的跳出來。

更神奇的是，她把遊戲室的大門輕輕一推，就打開了。在晚上九點之前，我還仔細的確定過，這門已經上鎖的。

「她，是我一個好朋友的獨生女。」不知道什麼時候，鑰匙人張爸躲在我身後，朝我後腦杓悠悠的吐出這句話，嚇的我差一點尿失禁。

早在我進行調查的中間就了解到，能讓一個小女孩如此暢通無阻，醫院上下就只有我們鑰匙人張爸有此能耐。再加上當全院上下都或多或少聽過或見過這紅衣我獨



排眾議的打死沒看過，也沒聽過，更不會相信過這麼荒唐的事時，我就更加懷疑他有想要隱藏紅衣女孩的企圖，更加篤定張爸和紅衣女孩之間，一定有什麼樣的關係。

女孩的時時，唯有他當然還加上我獨排眾議的打死沒看過，也沒聽過，更不會相信過這麼荒唐的事時，我就更加懷疑他有想要隱藏紅衣女孩的企圖，更加篤定張爸和紅衣女孩之間，一定有什麼樣的關係。只是張爸，你這樣的出場會不會太嚇人了一點。(仍舊受驚中：)

「好朋友夫婦倆在一次出國旅行的時候，發生空難，而雙雙身亡了，留下這個黃毛丫頭委託我來撫養。我這麼一個大光棍，渾渾噩噩活了大半輩子，突然多蹦出了這麼一個小女孩跑進我的生活，說真的，剛開始的那段日子，難熬到差點憂鬱症病發而要住進十二樓去。」

「爲了討她歡心，我帶她去逛百貨公司，從台北的SOGO、京華城，到台南的新光三越、新天地，有嚐試著帶她去看電影、看馬戲團、六福村、九族文化村、劍湖山、布魯樂谷、八仙樂園，全台灣的各大遊樂園都給他跑遍了，甚至花了我大半年的薪水帶她去東京迪斯奈樂園走一遭，她都是滿臉的不高興，最後終究上演一大段大哭大鬧的肥皂情節之後，敗興而歸。我曾經跟警衛室那一幫的狐群狗黨討論過好多次，也請教過好幾位心理師的朋友，大家

都沒聽說過有這麼難伺候的小女孩。」「充滿冒險與幻想的遊樂場，幾乎是每個小孩子夢寐以求的天堂。這小妮子竟然連一個都看不上眼。這也真令人不可思議。」

「其實她在小學的課業很優異，在學校和同學老師之間的人際關係也很不錯。但是一到週末假日，我就手足無措，因爲根本就不知道要帶她去哪裡玩，她才會高興，暑假和寒假更是我的惡夢。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和她兩個人就這樣待在家裡，我做她的功課，看她的電視，而我去睡我的大頭覺。」

「暑假和寒假更是我的惡夢。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和她兩個人就這樣待在家裡，我做她的功課，看她的電視，而我去睡我的大頭覺。」

「後來，我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現到，原來她喜歡醫院。」

刺鼻的消毒水味和光看就會痛的器械針筒，醫院幾乎是每個小孩子都望之卻步的地獄。近年來小兒科醫師都已經取代了虎姑婆，成爲父母親騙小孩子不哭鬧的新招數。(「再哭，我就叫醫生叔叔打針喔！」如此這般：)

這樣被妖魔化的醫院，卻成了紅衣女孩最喜歡的遊樂園？很不可思議，不是嗎？

其實我可以感同身受，因爲我小時候也曾是個迷上醫院的男孩。

老爸是醫生，繁重的工作幾乎天天都以

醫院爲家。我上

學的時候，他就已經到了醫院，展開一天的工作；到了我上床睡覺以後，才在朦朧的腳步聲中，聽著老爸回家的腳步聲，聽著老爸回家。有時候就連假期也要窩在醫院或是實驗室裡面，看看病人，做做實驗。

「所以，我就選了一些週末假日，人最少，工作也最忙的時候，帶她來醫院，給他我的員工證四處去逛逛。只要不要隨便亂動貴重的儀器，生命垂危

來來回回不知道通往哪裡的迴廊，如大迷宮一般的複雜交錯在一起。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門裡，不知道藏有什麼樣稀奇古怪的怪物寶藏。加上那昏閃閃的青光，空盪盪的回音，這裡既神秘又刺激，是我心目中永遠的冒險城堡。」

「所以，我就選了一些週末假日，人最少，工作也最忙的時候，帶她來醫院，給他我的員工證四處去逛逛。只要不要隨便亂動貴重的儀器，生命垂危

的傷患，和要求無菌程序異常嚴格的地區，都可以去看看，他也答應了。當然，這事先也有詢問過那已經退休的老院長意見，他也笑笑的答應了。」張爸繼續激動的說著，腰邊的鑰匙也跟著他身體的激烈抖動，叮叮噹噹的響了起來。

後來我爸爸知道了，給我一張神奇的卡片，我靠著它可以打開很多的門，走過更多的迴廊，在醫院裡更加的暢通

無阻，讓我更深的迷戀上醫院。甚至到後來，只要心情低落憂鬱的時候，情緒暴躁不安的時候，就會來醫院走走逛逛。只要讓我深深吸上一口那帶一點點血腥的消毒水味，就能馬上平靜沉澱下來，而且屢試不爽。其實細心的老爸在卡片裡早就偷偷的設定好，一些比較危險的、緊急的、兒童不宜的地方的門不能打開。

我曾經問過老爸爲什麼送我的這張萬能卡，在有些地方會失靈。

他只笑笑的答案，說那裡是等我長大才能進去的地方。

太多生老病死的震撼教育不是我那個時候所需要的，毫不保留的好奇心才是當時該有的青春本色。沒想到，就是當初想要進去一窺究竟的好奇心，成爲日後我當醫師的原動力之一。

「當初她還很小心，盡量不讓人發現，不過到後來玩野了，還是被一些人發現到，漸漸的，越來越多人曾經目睹到她的蹤影，引來一陣討論和恐慌。我就順水推舟，決定把當時令全台灣都毛骨悚然的『紅衣女孩事件』湊在一塊，在大醫院裡面，開始編造出一大堆『紅衣女孩』的鬼怪傳說。」張爸跟我慢慢的走到遊戲室前面，紅衣女孩正開心的在裡面玩著溜滑梯。



「來！阿花！這哥哥不是壞人！」張爸招遠看，果然有著濃濃怨靈鬼魅般的面容。

了招手叫紅衣女孩過來，我仔細看清楚了她的臉龐。原來如此，張爸不知哪弄來的化妝品，用粉餅幫她的臉頰塗上一層厚厚的白粉，加上她本來就雪白的肌膚，難怪會讓人看起來面無血色，笑起來也很不自然。另外在眼影還塗上奇怪的紫色、青色，遠遠看，果然有著濃濃怨靈鬼魅般的面容。

「哥哥你好！」阿花很乖巧的跟我握手，汗水把她臉上一大部份的粉洗去，露出璀璨無比的甜美笑容。她是那種人見人愛的鄰家小女孩。

我問女孩：「你爲什麼喜歡醫院？」

女孩回答：「這裡很好玩！而且……」她頓了頓，繼續說：「……而且只有在這裡，我才能感受到爸爸，和媽媽。」

我再問：「那你以後會跟哥哥一樣想當個醫生嗎？」

女孩滿臉興奮，白裡透蘋果色的面頰讓女孩更加天真可愛，她對著我猛點頭，大聲的說：「想！」

看著她那水靈的大眼睛，裡面似乎看到了，小時候的自己。

自從重考上了醫學院，被繁雜沉重的課業和生死交關的無奈打擊著自己，我曾經迷失，不知道何去何從，更幾度想要放棄，逃離醫院，逃離當醫師的夢。

如今，藉由紅衣女孩的出現，當

學獎

初純真的童心有重新在逐漸麻木的內心深處中燃燒了起來，冰冷的血液開始沸騰。我笑了，熱血、青春、夢想又再度跟我的生命接軌。感覺，我又重新活過來一般，很扁，也很爽。

「過了這幾年，阿花她就要上小學六年級了。我想到時候他就不會來醫院了，所以，陳醫師拜託你：」近年來要求越來越龜毛的醫學評鑑，讓現在的醫院高層漸漸失去了以前老院長那樣的幽默感，我相信如果讓醫院雞飛狗跳的「紅衣女孩事件」曝光，準會讓張爸捲舖蓋。輕拍張爸的肩膀，我展現出「我了解了，你也不用多說」的態度。張爸鬆了一口氣。

紅衣女孩，一個把醫院當遊樂園的女孩。突然間，我心中浮現一個惡作劇。我的好朋友阿良，他認識很多醫院裡面的護士、書記小姐和PA，靠著他的幫忙，再經由這些護士小姐們背後嚴密的八卦傳播網之下，我的伎倆沒過幾個禮拜就發揮成效。

「你知道嗎？最近發現啊！醫院裡的紅衣女孩只要一出現，就會有奇蹟出現。像上次外科ICU裡面的黃爺爺，在『神算一哥』林董的神算下都已經保證他活不過三天。結果那天晚上紅衣女孩一出現，黃爺爺的病情就奇蹟似的控制下來，很快的，轉到普通病房，後來沒多久就出院了。聽在還在中山公園教人家打太極拳哩：」

「前幾個月婦產科有一個產婦要難產，就當主任都準備放棄的時候，產房傳來清脆的女孩笑聲，沒錯沒錯！就是那個紅衣女孩！之後那產婦順利產下五胞胎，母子都均安，家屬還感激的說要把大女兒的乳名就叫做『紅衣』呢！」

「現在急診室的護士小姐們都吵翻了，大家都爭著『跟紅衣女孩』同一個晚上值班，因為那一夜只要紅衣女孩出現，急診室的大門就靜悄悄的。」

從以前人人聞之色變，唯恐避之不及的女怨靈，如今變成大醫院人人稱頌的守護神，在我們刻意的編造之下，紅衣女孩救世濟民的奇蹟傳說將會繼續下去，成為全院上下的信仰寄託。

人世間還有很多沒辦法用科學解釋的模糊地帶，尤其是生命這個東西，有人年紀輕輕就夭折，有人就是違反醫學常理的大難不死，笑罵由人，全憑上帝高興，我們誰也沒辦法說準的。

雖然，我們沒辦法掌握生命的全部，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擁有希望。「紅衣女孩出現了，今天準有好事發生：」像聖母瑪麗亞一般，像觀世音菩薩一般，只要讓大家有了希望、有了寄託，在面對殘酷無比的生死關頭，也能坦然灑脫的向前邁進，即使，這些事實到頭來都是假的，都是編的。

所以就讓紅衣女孩以幸運女神的姿態，繼續美麗的錯下去吧！(祈求上帝，別因

為我隨便造
到此，我想，
我的工作到這
裡已經結束了。
一天晚上，寫完
所有 progress note 而
筋疲力盡的我正準備
摸黑爬到值班室偷瞓
一下，護理站正在吃著宵
夜的大夜班護士文興奮
的抓住我的白袍說「陳醫
師！陳醫師！你有沒有聽說
過『成大醫院的八大奇
案』？」
我的媽呀！怎麼又來了？

得獎感言

現在醫生越來越不務正業了，有人忙著買官，有人忙著洗錢，有人忙著炒股票，有人還會去土城看守所轉頭看天空：「嗯？怎麼感覺是在講同一個人？」

我選擇賣弄文筆，這應該不會起醫療糾紛吧？

感謝評審們的抬愛，如果有人還想要看一些相關的故事，歡迎來電，陳醫師會不吝惜的分享給大家。

未竟

尾坐在水裡在橋下等待一個女子
席慕容願化作一顆開花的樹等待一段遇見
艾斯特拉岡和弗拉季米爾日復一日等待果陀
阿波羅無盡的追逐只為等待月桂女神一個回首

中山樵文學獎永遠等待你的泉湧文思

